

家史



六十年悲欢

六十年悲欢

老工人白宝纯口述
高绪 高歌今 王路整理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5年·北京

六十年悲欢

老工人白宝纯口述

高锴 高歌今 王路整理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3 1/8印张 53千字

1965年4月北京第1版 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定价(8)0.22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退休老工人白宝純的家史。

白宝純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到处流浪,出卖劳动力,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他在旧社会經受了四十年苦难,做过学徒、童工、碼頭工人,要过飯,卖过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騙到国外当过华工,日本侵略者統治东北期間被騙当过劳工,后在北京拉过多年的洋車,又在門头沟作过煤矿工人。他亲身經受了凶残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封建軍閥、反动政府、資本家以及把头、特务、警察等的欺压凌辱,亲眼看見了旧社会的腐朽墮落、骯脏黑暗的生活,同时也目击“三·一八”“一二·九”等反帝爱国民主运动。四十年中,他颠沛流离,寻求出路,終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見天日,过着幸福的晚年。他的这部家史,恰好是二十世紀上半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縮影,也勾勒出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具体面貌。这部血泪斑斑的家史对万恶的剝削阶级、压迫阶级,对黑暗的旧社会作了有力的控訴。

目 次

第 一 回	穷孩子讀書成梦想 小徒弟学艺受煎熬	3
第 二 回	长心胸离家謀生計 受欺騙出国当华工	14
第 三 回	逞淫威老白毛丢丑 逞运軍火小华工历险	21
第 四 回	返租国受尽牛馬罪 走江西飽尝伙差苦	31
第 五 回	爱国家青年洒热血 鬧革命烈士抛头颅	38
第 六 回	国民党事事害人民 鬼子兵处处欺同胞	42

第 七 回	卖鲜血穷人难还债 举大旗学生要抗日	48
第 八 回	当劳工受尽人間苦 爭自由逃出虎狼窝	54
第 九 回	落陷阱挖煤彈春矿 入牢籠苦睡薄板棚	61
第 十 回	美国佬援助国民党 弟兄伙围困救济署	69
第 十 一 回	寻活路再次下煤窑 埋死者几番爭棺材	78
第 十 二 回	泄仇恨痛打恶把头 講团结大鬧包工柜	85
第 十 三 回	庆解放翻身作主人 干革命永世不忘本	91

第 一 回 穷孩子讀書成梦想 小徒工学艺受煎熬

国有国史，家有家史，人都有自个儿的历史。我如今六十多岁了，在旧社会要过飯，当过学徒，做过苦力，在国外当了三年华工，拉过近二十年的洋車，給日本侵略者抓了八年劳工，末了到門头沟下了煤窑。凭着一身气力，推、拉、扛、挑，什么都干过，走南闖北掙口吃的，可就多咱也奔不出个好日子过。要不是来了共产党、解放军，我一辈子也熬不出头啊。眼下十七八岁的年輕人，有好些事不懂得。我得从头說說我这一輩子的事情，好叫年輕人明白明白。

我家祖上是旧时直隶(河北)正定府人。听老人說，有一年滹沱河发大水，我家逃荒来到北京。爷爷和爸爸都是瓦匠，他們拣些破砖烂瓦，在前門外后河沿的河滩上垒了間矮房子，这就成了我的老家。

公元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国联軍强盜^①进北京，爷爷正在前門外后河沿五眼井給义和团的人打水，洋鬼子一枪把他打死了。奶奶赶去收尸，洋鬼子又一枪打残了她的左胳膊。

全家的担子落到爸爸一人身上。那时，他已經娶了我媽，

得了我姊姊。洋鬼子进来那陣，西太后^②急急忙忙溜到西安。听老人說，北京都給鬼子搶空了，鋪子燒的燒了，倒的倒了，偌大的京城象一片大坟地，大白天狐狸在街上走。待西太后回来，旁的事她全不在意，头一件就是大修頤和园。当瓦匠的爸爸也給招了去，全家总算混上口飯，那时家里又有了我和妹妹。我小名就叫二宝。

赶西太后修完頤和园，石工瓦匠都遣散回家。那时节有多少建設？有几家用得着瓦匠？北京地面上掙不出吃来，我們家越混越不好过。张家口有家大买卖家来北京找人打洋井，我爸爸有这份手艺，跟人說妥了要去。回家一商議，犯了

① 八国联軍。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利用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加紧掠夺中国，企图瓜分中国。当时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农民自发地組織起义和团等反侵略的組織，英勇地抗击帝国主义。一九〇〇年，德、日、俄、法、英、美、奥、意八国，借口清政府“排外”，联合进攻中国。清朝慈禧太后一方面不抵抗，往大同逃跑；一方面派人向八国联軍求和。当时，八国联軍攻陷北京后，又往张家口、正定、山海关、吉林、沈阳出兵，但这些軍队都遭到义和团的抗击，陷于包围中。它們这才被迫承認中国不可瓜分，同意和清政府議和。所謂議和，却是簽訂了一个奴役中国的《辛丑条約》，勒索中国賠償各国軍費銀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还清，本息折合九亿八千多万两；强要中国允許各国駐兵北京、天津和山海关；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館界”，清政府保証禁止国内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活动；惩办“祸首”和賠償“損失”等等。

② 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是清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光緒两朝的皇权統治者。她掌握大权后，就采用“借洋兵剿逆”的政策，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援和汉族地主武装力量，鎮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各地人民的武装起义。她对外投降，对内残杀人民。生活上奢侈腐化，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她为了自己享受，移用了建設海軍的經費八千多万两銀子，修建頤和园；八国联軍搶劫后，她从西安回来，不管国家的困难和民生的雕敝，又下令修复頤和园。

愁：家口不帶吧，叫三个孩子跟着我媽和奶奶怎么活？帶吧，一家六口去了也养不活。爸爸狠了狠心，把我姊姊送給人家当童养媳，老奶奶留在北京要着吃，帶着媽媽、我和妹妹上了张家口。

打井打了半年多，这当儿，我們一家人还住着小店，等打完井結算，按来时議的价，那买卖家还該着打井的錢。誰知人家喝上了甜水，橫挑鼻子豎挑眼，硬說井打得不好，賴了賬。爸爸气得去告他們，哪告得上？“衙門口儿八字开，有理无錢莫进来”。

我們家生活頓時沒了着落，回北京又沒路費。小店住不起了，张家口风大雪大，爸爸找了个烧过砖的破窑洞，拾些草鋪个地鋪，拣些干牛屎骆驼粪籠个火，一家四口算有了个窝。我爸对我媽說：

“二宝娘，你領着孩子去要口吃的，我去寻零活做。”

“多寒儉！”

“我就不懂得寒儉？我不是沒手艺，也沒偷过閑耍过懶，可自个儿还顧不上，上哪儿給你們弄吃的？”

这以后，我媽一手牵着我，一手抱着妹妹，沿門挨戶去要飯。那时张家口有錢人的住宅，大門套着小門，大門里圍着牲口，二門里才住人。要飯的在大門外要，喊破嗓子里面也听不見；到二門要去吧，家家养着狗。我从小害怕狗啊，見着狗就围着媽的腿肚子轉，媽边央告人边护着我，可我还是躲不了，脚跟上給咬得血淋淋的，如今还留着伤疤。

天冷沒有烧的，媽叫我去拣骆驼粪，她和妹妹去要飯。有

天我拣粪回来，见我媽搂着妹妹躺着。破窑黑黢黢的，我只当我媽睡着了呢，我就在窑洞口玩。我爸回来了，进了窑。我只听得他喊我媽：“起来，吃块餅子。”“怎么啦，好几天沒吃的，好不容易买了甜餅子，你还不吃？”“怎么睡得这么死，推也推不醒。”过一会儿，爸爸出来了，鎖着眉，問我：“二宝，你媽什么时候死的？”

我一楞：“不知道。”

我爸一声不吭，进窑蹲着，两手支着头，只見他眼泪鼻涕往地下淌，不見一点响动，我和妹妹吓呆了。半天，我爸才哭出声来，我們父子仨哭成了一团。

我們家是回族，人死了不用棺材，得請阿訇^①来“出賣柩”（主葬），把死人洗干净以后用白布纏上。这时候我家哪有白布？我爸上礼拜寺去請阿訇，怎么央告，沒錢人家不来。沒法儿，幸好张家口荒地多，我爸拾些柴禾烧化了地，借把鎬刨开冻土，招呼我：

“二宝，你媽养你一場，你来抱着她头，咱爷儿俩抬了去埋了吧。”

“你可要記住，你媽要了吃的尽顧着你們，她自个連餓帶病，悄默声儿就死了。”

我使劲抬着我媽的头，我媽身上还是那件破得不能挡风的棉袄，就这样下了土。

我爸带着两个孩子干活去，人都嫌。好不容易挨到开春，暖

① 阿訇，就是伊斯兰教清真寺里負責管理宗教事务的人。

和点儿，沒錢坐車，我爸就挑了两个破筐，前面放破烂家什，后面放我妹妹，領着我沿路要飯賣力气，走回了北京。

我爸在北京找不出活路，和奶奶商議：守在家里困死，不如去闖碼頭；闖好了，兴許能捎个錢回来。这么的，我爸就走了，留下一个老的两个小的在河滩混。

自打各国使館占了交民巷，这河滩就成了交民巷的垃圾堆。各国使館和兵营的脏土、爐灰、泔水，都往河滩倒。成天价尘飞土揚，蠅子結队狗成群，一陣臭、一陣酸的味儿，一搭湿、一搭干的地儿。我們家的破房子正好在这河滩上。可这垃圾堆，倒成了穷人的宝地。一帮帮象我这么大的穷小子，赤着脚、背个筐在河滩来回轉。烟头、廢紙、煤核、破瓶、烂鉄、大粪，見什么拣什么，动不动为了爭一个破罐头盒打架。那时街上沒有个公共厕所，拉屎的人找个方便的地方就蹲下。瞅着有人蹲下了，几个孩子在边上守着搶那堆粪，还得防着狗来夺食。我就挤在这一大群孩子里头搶点破烂卖錢。我奶奶守着护城河的豁口，給过路人平砖填土，要几个小錢。

能掙几个錢的活，我都干。十岁的小子，滿城鑽去，今儿上御河桥帮着推一把車；明儿上火車站給人搬行李拿包袱。再不然就提个罐子，拿上碗，赶車口吆喝卖热茶去。赶上大戶人家办紅白事，就去打执事，給新姑娘举彩仗，給丧家背大鼓。白事講究打鬼，远道的一走几十里地，一次打到城外，黑了，关了城門。管事的把借給我們的衣服一收，我們几个孩子就在城外冻一宵。冬天的晚上，我又頂着冷风，去金魚池拉冰，給冰窖厂送去。这么东鑽西奔，好了一天掙十来个，刚够吃

的；掙不着的时候，还得提着破籃，吃飯的工夫，到四邻街坊門前一站：“大伯，大娘，今几个沒掙着吃的，您行行好，多少給一点。”

“这小子又来了，拿去，快走！”掰下一口吃的扔給我。十岁的孩子，也懂得要脸呀，忍气接下东西，再往別处央求去。心里想：等我长大了就好啦，长大了掙的多了，也不要老奶奶去要小錢了。

可眼下我还没长大，靠我們一老一小要来的，养不活妹妹。我那小妹妹，长得好模好样的，人見了都夸。奶奶也挺疼她，可沒法子，等她长到八岁的那年，也給人做了童养媳。女婿，是个歪嘴搭拉脑袋的傻子。

家里就我一个孩子了。奶奶疼我，总觉得我这么要飯拣破烂的，不是个常法，怕誤了我一輩子。她宁可自个去要小錢，省吃俭用攢几个子儿，也要我好歹念几天書。那时前門外有个德老先生在鉄柱宫开着学堂，我去了。一进門我先給“孔圣人”的木牌牌磕了磕头。站起身来，那老先生从头到脚瞟了我一眼，問：“你念过書？”

“沒有。”

“父亲干什么的？”

“瓦匠。”

“爷爷干什么的？”

“瓦匠。”

老先生不知哪来的气，滿脸不高兴：“哼！三代不清，出身下賤，穿着这一身破烂，配念書？”把我撵了出来。

我还是在河滩上混。河滩有个大牛圈，是广安門里牛街馬家的产业。馬家养着这群牛，供交民巷外国人喝奶。他家在牛街还开着“奶茶馬”食品店和醋坊。那馬家老太爷来回在河滩走，见我长得浑实，能干些活，就对我奶奶說：

“这小子挺可爱，我挺喜欢他，不如叫他上我那儿去当学徒，也好学門手艺。”

我奶奶一听，連忙說好話：

“您恩典。您这是栽培他。您行好积德。”乐得她見人就称道那馬老太爷的善心。千叮万囑叫我用心学手艺。学成了手艺，就有了活路，也有了脸儿。

我也是一心想学好呀，这回再不用低三下四地去求大爷告大娘了。哪知道那馬老太爷一不叫上醋坊，二不叫上食品店，把我就囚在他家里伺候他。大清早，我起来就給他端去洗脸水，又端茶端飯，刷痰盂洗尿壺，擦桌子扫地，忙完屋里的事情，还得搖煤球，背黃土，一天不得闲。最犯愁的还是晚半晌馬老太爷回来，他往躺椅上一歪，我就得赶紧跪在一边，不歇手地給他捶腿捶腰。这一捶就沒了时辰，直捶得我胳膊抬不起来，可不敢緩一緩手。他晚上上床，还讓我跪在床边給他捶。我人小发困，一打瞌睡，他出手就揪我耳朵，磕我脑門：“吃饱了犯迷盹，叫你睡！”他有一个弯脖拐棍，晚間就挂床边。我捶着捶着，見他半晌不动弹，只道他睡熟了，这才提起脚儿悄默声儿往后退。刚退沒几步，他就拿起拐棍勾住我的脖子：“你跑，你跑哪儿？”勾着脖子拉我到床面前，还得挨頓揍。直到他睡得死尸似的，我才到門房歇下。

这还不算，沒事就拿我逗乐。他們家少爷从学堂里回来，馬老太爷这老賊就招呼他們：“来来，看我給你們按个酸鼻猴！”冷不防就伸出大拇指紧按我的鼻子。按得我眼睛发辣，泪水直冒，哭出声来，他們家少爷笑开了，这才放手。还罵我：

“哄着玩呢，还哭！真是給脸不要脸。”

一天晚上，我送回他的尿壺，他皺起眉問我：“这尿壺涮淨了？”我說涮淨了，还用开水燙过。

“燙过？这臊味儿，你聞聞，你聞聞。”說着就使劲把着我的头往壺嘴上按去。我人小也有个小脾气，你是人我也是人，我干嗎去聞你的尿臊臭！我提起尿壺使劲往地下摔去，喀啷一声，尿壺碎了，我撒腿就跑回家了。

当了十来个月的使喚小子，一个子的工錢也沒拿着。可一声也不敢吭，倒觉得自己惹了事，一見馬老太爷在河滩上走，赶紧轉过脸去，躲得远远的。

好歹得讓我学点什么，将来有个指望呀！我奶奶又千求万托，讓人荐我当学徒。后來說妥了讓我上前門外珠市口“滿三群”包子鋪去。临走，奶奶抹着眼泪：“哪怕有条破褥子給你捎上也好，就这光身一人打发你走了。”又囑咐我：

“这回你可不能跑回来，我按下手印，滿师前跑了人还得貼回飯錢。”

这鋪子里除了掌柜的和手艺人外就我一个学徒。重活、杂活都在我一人身上，从早起三四点到晚半夜，生火、扫地、提水、打飯、涮案子、倒泔水……全是我的事儿。光說每天那两桶泔水，就难死了我。当时街上又沒有下水道，百十来斤重

的担子，得挑着走出老远，倒在隔着好几条胡同的脏水沟里。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哪挑得动，夏凉天还好挨，冬天又沒鞋，脚上的口子有孩子嘴那么大，两桶泔水压在身上，一步一撑，口子上鮮血直冒，痛得鑽心。半道歇一歇，掌柜的老远望見，提了擀面杖，背着手，側着身子过来，劈头劈脑地打。那脚上的口子一直留到現在。現在矿上設了澡堂，天天热水燙脚，可还长不上，那时候遭的罪就难說了。

长年累月地缺觉，困得熬不住，清早上現炸着麻花，站在油鍋边就打盹儿。掌柜的一見，搶过油筷子，蘸上鍋里的油往我脖子上烙，滾热的油比火还燙呀，烙得我滿脖子起泡，到如今还留着疙瘩。

光脊梁穿件空心棉袄，領子撑得那燙烂了的脖子生痛，我索性撕了去。冷风往棉袄里直灌。一身土一身汗，晚上沒有鋪的盖的，还穿着睡覺。白天黑夜脫不下来，衣服縫里长滿了虱子。好几回央告掌柜的給几个小錢去洗回澡，掌柜的就是不理。白天吆喝包子，身上发痒，隔着衣服挠一挠，掌柜伸手就擰我的腮帮子，說我“現眼丢人”：“你尽掏掏，人見了恶心，誰还吃我的包子？”

受这么大的罪，我可不敢逃。“私走逃亡”，叫我奶奶怎么出得起那飯錢？我在那儿熬了有二年多。

有一天夜里，袁世凱耍花招，要他部下鬧兵变^①，忽拉一下搶了前門大街。天剛明，猛听得街上兵兵的枪响，鋪子也沒敢开张。等枪声靜了半晌，掌柜的才叫我去探消息。我打开一块鋪板一探头，可了不得！街上滾着人头，那砍了脑袋的，



也不是什么当兵的，就是老百姓。老娘們抱着孩子哭天抹泪儿的滿处認脑袋。掌柜的发了慌，歇了几天买卖。我也乘这兵荒馬乱的时候回了家。

奶奶見我人給糟害得不象样子，手艺却沒学成，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掉。我到底年幼，虽說沒学着手艺，也还没凉了心，总想着等我长大了能找出活路来。

① 袁世凱(1859-1916)，北洋軍閥的首領，是个可耻的反人民的大独裁者、窃国大盜。在政治上他一貫投机，要两面派。辛亥革命时，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威胁孙中山先生讓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从而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临时政府，已决定建都南京。为了取消帝制，南北統一，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邀請袁世凱去南京就职，并派出迎袁专使到北京。袁世凱以本身利害关系，坚持建都北京。他表面愿意往南京，暗中却指使他統轄的曹錕部队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夜間举行暴动，在东安門及前門一带放火搶劫，全城枪声四起，通宵达旦。帝国主义国家駐北京的外交使节也配合行动，决定調遣军队到北京护卫。这一幕活剧的目的，在于說明他非“坐鎮”北方不可，于是建都南京之說遂作罢論。